

刊格的獨特高超，更是我始料所不及！我更深深地鍾愛着它那獨創一格的「佛學文藝」。那些文藝作品，確實已由「描寫人生」進而做到「啓示人生」、「指導人生」、「創造人生」的境界；更積極地以輕鬆活潑的筆調，闡明佛學是真、善、美的集成，現實人生是痛苦、煩惱、嗜慾、罪惡的總匯，使人人知所適從。這是適應時代人心的方便返教，也是古老佛教革新振興的徵兆。

樹刊的文藝，對我的幫助與啓示太大了！它不但填補了我空虛落寞的內心，並安定了我徬徨無依的靈魂，更給我架起了我與佛之間的橋樑，使我一步步地接近真理，漸漸地由佛學文藝進而試讀佛學理論，以及其他佛刊和一般初機學佛的小冊子。雖然在這以前我也曾經有過接近佛學的機會與思想，却始終被一些莫名其妙的偏見牽扯着，一直不得其門而入；自從接受了樹刊的薰陶，對佛學才有了比較正確的認識；儘管我的佛學知識依然是非常貧乏，但是却已奠定了堅信不移的決心！老實念佛，就可往生極樂，永脫輪迴之苦。

我認爲像菩提樹這種平易近人，富有教育性、啓發性、建設性的通俗刊物，確實具有深入普及、潛移默化的作用，在末法的今天，實在是太需要了！就我個人來說，在起初我根本就沒有學佛的勇氣與志趣，訂閱樹刊，完全是爲了欣賞它

的文藝，可是，事實上在不知不覺中，它已把我導入學佛的正途；甚至連我散居各地的朋友們，大部份也都接受了佛陀的教義。因爲在這以前，我會不斷地寫信告訴他們我是怎麼信的佛，以及佛法對人生的種種好處，並把讀過的佛學書刊分贈給他們，請他們互相傳閱，慢慢地便破除了他們對佛學的誤解，重建起理解正信的觀念。結果，皆大歡喜。

反之，如果菩提樹是一本板起道學面孔說教的刊物，儘刊些深奧莫測，生澀難懂的長篇大論，試問：一般淺浮如我的青年朋友們，誰又敢跟它接近？即使想接近，恐怕也沒有那種理解力啊！

因此，我希望主編佛學刊物的法師居士們，在選稿方面要文藝與理論並重，更不妨以入世的态度，進而配合國策作反共宣傳，根據佛教的客觀條件，分析世界局勢，報導國際動向，更希望爲佛刊嘔心血，絞腦汁，撰寫佛學理論的先進大德們，盡可能地運用新語體文，深入淺出，契機逗教；尤願佛刊的文藝作家們，能够本着「爲佛學而文藝」的宗旨，在未來多創作些技巧美好，情感熱烈，內容生動的文藝作品。

最後，我虔誠地願望：菩提樹！你永遠茂盛，永遠爲人類歌唱！直到你覆蔭下的芸芸衆生，全部皈依佛陀，獲得永久的解脫！  
四四、一一、一八寫於無憂病舍。

## 我與菩提樹

我是菩提樹月刊，一個長期的忠實讀者，它出版屈指到今，不覺三週年了，三年時間雖然不算得怎樣的長久，但它在經濟和人手均缺乏條件之下誕生的，在此三年中，它，非但按期出版沒有中斷過，而且它更壯大了，關於化導人心，培植讀者慧命，方面，它盡了很大的使命，這些功勳，是本刊的編者和許多爲佛教文化的作者克難精神結晶，應該值得讚頌和紀念的。同時，在另一方面，做一個讀者的我，在這三年中，是多麼的幸運，坐在家裏，每期拜讀本刊各篇大作，接受了許多法益，與它結了不解之緣，因爲它是大衆的善知識，更是我的良師益友，所以今日逢到它三週年紀念，我雖不善爲文，却也以欣慰和興奮的心情，寫些我讀本刊的心得，和一點建議，作爲貢獻本刊的賀禮。

記得菩提樹創刊的時候，正是我開始聞法之時，如所周知，佛教經典是浩如烟海，而它的內容，文義深奧，尤非初機學佛者所可能了解的，當時我徬徨不得其門而入，乃由方倫居士介紹我訂一份菩提樹閱看，誰知我一看後便心生歡喜，因爲它用通俗文字，由淺而深的，

亦淺亦深的，宣揚大乘佛法，它，解答了我與日俱進所不懂的，許多法相名稱，佛教術語，因緣果報，緣起性空等義理，以及指導許多修行法門，它，是我在黑暗中的明燈，使我對佛法有了初步的認識。本刊非但封面美麗，擁有最廣泛讀者；但看它內容，有論著，文藝，講座，散文，傳記，童話，問答，隨筆，劇本，雜俎……分門別類，有嚴肅面，也有輕鬆面。我相信任何讀者，每期都可以在其中選讀數則合乎自己胃口的佳作，不過，我胃口太好了，每期一字不漏的，全部領受。尤其李老的問題欄，內容廣泛，極盡權巧方便圓融，使人增長無限的知識。又最近新闢英文欄，創佛教雜誌中空前記錄。譯筆簡潔而流利，嘆爲希有。總之，我是在菩提樹蔭底下長成的一個讀者，我今日能够研讀大藏經典，是由於它啓蒙，和做我的階梯，那是不容否認的事實；據此，我以感謝心情，報導我讀本刊之心得，這是第一點。

其次，我建議本刊能够多選登一些現代因果，感應，六道輪迴，神通等現實故事，以堅固壇上初學佛者的信心，本來呢？佛法真實教義，是要人體悟無生之旨，實相妙理，不欲多談神通感應，但人們是最現實的，倘若沒有什麼奇蹟，和不可思議事實，誰肯無因無緣，憑什麼要淡泊五欲而追求真理呢？除

# 「菩提樹」的深義

蔣松莊

菩提樹產於中印度摩竭陀國，原名畢鉢羅樹。因昔我釋尊成佛於該樹下，證得菩提道，故又名菩提樹。復為其樹有此微妙因緣，後人乃有以之名弘傳佛法之作品以象徵之。本刊之命名，即其一例也。菩提樹在吾國的意譯，有云道樹或覺樹。道與覺，皆為梵語菩提之義。揆其象徵之意，無非謂於是刊中，自有大德宏篇偉著，足資誘導讀者入正知正見，履上光明大道。從研究佛理，漸啓聖覺，而達到

成就圓滿菩提之目的。與當時世尊在菩提樹下成道之因緣，初無二致。然此通義也。本刊之「菩提樹」，余以為更有其深長別義在。其義有二：一為在菩提樹下成道，原是藏教菩薩七階成道中之最後階段。若從「觀生滅四諦，起四宏誓願」開始，歷「三祇修六度」，「百劫種相好」，「扶慈潤生，修多善根，圓滿六度之相」，「作一生補處，降兜率」，「厭生老病死，出家入山修行」等諸階段，以達於最後

本期稿擠，增了四個版面，仍容納不下，許多祝詞大稿，未能一一刊出，謹先向惠稿諸大德致歉！三年功夫剎那過去，這是第四個年頭的開始，雖想在編排或內容上，更有所刷新，但限於人力不足，雜務繁多時間不夠，本期僅先將封面封底略有變動，還希讀者多予賜教，祇有慢慢地再來吧！

為他們大聲呼籲，奔走求援，終算替社會國家分擔了一點有意義的事，不敢說討功，只是三年來本刊一點利生工作的表現而已！再說內容上，我們為了力求新穎並普及海內外起見，在國內的佛刊中，首先創辦了英文版，並不惜重酬厚資，搜求迎合時代青年的圖文木刻，一新佛刊的面目，成為一本現代的雜誌。發行方面，我們要

## 三年的話

編者

麼事呢？若說弘法方面，我們不求有功，只求無過。檢討自己，至少我們沒有歪曲言論，沒有違背教義，沒有破壞律儀；也沒有黨同伐異、詭譎媚世、迎合惡潮、好奇務怪、詭辯僻行、顛倒是非而搖動行者的正念。於心尚可稱安。至於利生方面是要求表現的，當然表現是要拿事實出來的，譬如「樓連精舍」的落成；「瓦斯傷者的救濟」；「瘋瘋患者藥物的援助」，我們曾不辭辛勞，

謝絕一般樂助，改為贈訂無力讀者，擴張訂閱網，使每個讀者都化為訂戶，創佛刊自給制度的先聲，雖然冒險一點，但編者終於勇敢地嘗試了，到目前為止，還不敢說成績如何，因為還沒有做到都化為訂戶的地步，但我們相信，距離目的並不太遠了。最後，很坦白地，誠懇地，我們願意接受批評，指教！

「在菩提樹下，以三十四心斷結降伏魔軍，成就佛道」之圓滿結果，此中經過時劫，不知須歷幾許，豈不受受乎其難哉？今本刊命名之意，當普願讀者都在此「菩提樹」瓊蔭之下，現生即可成辦道果，是其名為彰宏願故。次則北宗大通禪師有偈云：「一身以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，時時勤拂拭，莫使着塵埃。」南宗慧能大師亦有偈，則云：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着塵埃。」是二偈中，南宗意屬頓悟，北宗則近漸入，時人故有稱之曰「南頓北漸」。今「菩提樹」於二者之中，與何屬耶？既無南北頓漸之分，自是統攝頓漸，普契眾機。是其名又為攝機廣故。「菩提樹」既具斯二深長意義，當有其無限寶貴價值。吾人宜如何珍惜，匡扶，而愛護之？使彼慧日永昭，慈航普濟，利樂無量之有情，弘揚正法於永久。考諸佛典，菩提樹原高數百尺。佛在世時，雖屢經斬伐，而猶高數丈。挺勁有力，可想而知。此殆亦為「菩提樹」之大德作者，文章鉅公，有其燦耀毫光，堅剛法力，決不為魔外所撼動之象徵歟？筆者研讀「菩提樹」，迄今三載，受益良多，故特不揣絳灌無文之誚，謹貢數言，釋其奧義，兼祝此醒世覺民弘法度生之寶刊「菩提樹」，與天地同其久，與日月同其光。作者讀者，共證菩提。頓機漸機，同圓種智。

了少數宿植善根，可以憑一已信心，正直入道，其餘學佛的，差不多都有個己的差別因緣，或因失意，或受刺激，或有種種痛苦煩惱，然後間關入道的。此外，一班享樂主義者，忽焉能够發心皈依佛教者，則是因見聞佛法有不思議神通，感應境界，或是戒懼有善惡因果報應，輪迴事實，知佛法可以消災祈福，所謂先以欲鉤牽，後令入佛智，因此對不信佛者，說佛法真理如何玄妙，到不如以淺顯因果公案及佛教徒本身親歷感應事跡登載，較為契機契理，也不失佛法權巧方便也，筆者有兩位同學，最近就是由於相信佛教神通妙用，以及時常聽筆者說因果輪迴經咒感應，高僧或修道者證道境界，和介紹他們閱讀本刊所登有關此類文章而起信的，內中有一位前時還是我「我主基督」的信徒哩！

古人有「三立」，立德，立功，立言，前二者對社會國家，雖然也有一番不朽事業，及利益人群，但其範圍尚嫌狹窄，那只能顯赫於一時一地，最大收穫，不過名彪青史，萬古流芳，為後人所瞻仰尊敬而已，却無決定性作用，能够影響人們心理和思想的，這只有賢聖立言，提倡倫理道德，化導人心，趨向真善美境界，使人格昇華，那才是不可朽的功勳，至於創辦佛教雜誌，闡揚佛法，世世出言行，淨化人心，活人慧命，開示悟入佛之知見，其功德更不可思量矣。又語言宏道，受益者只局限一隅；以文宏法，將不為時空所限。據此，筆者堅信今後本刊轉大法輪，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，玄言於世，指引群迷，將有無量讀者受惠，得正知見竟，敬以此賀。

四十四年十一月廿日